

温州文化研究工程项目

温州

望族

金丹霞 施菲菲 著
温州乡土文化书系



浙江摄影出版社

K820.9
50

温州望族

金丹霞
施菲菲
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责任编辑 刘成军
装帧设计 薛 蔚
责任校对 钱锦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州望族/金丹霞,施菲菲著.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8.6
(温州乡土文化书系)

ISBN 978-7-80686-634-4

I. 温… II. ①金… ②施… III. 家庭—史料—温州市
IV. 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7273 号

温州望族

金丹霞 施菲菲 著

出版发行 浙江摄影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photo.zjcb.com

电话 0571-85170300-61007

传真 0571-8515957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270 1/32

印 张 8.5

印 数 0001-2000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686-634-4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序

——兼谈望族和望族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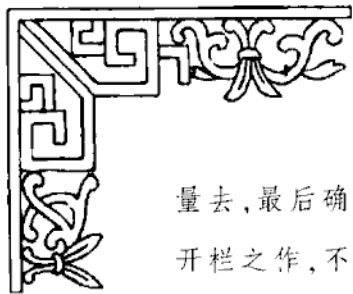
胡方松

《温州望族》一书的出版,可喜可贺。这是温州第一本反映望族的书籍,也是当代中国第一部反映现实望族的书籍。

作者命我作序,因于私于公都盛情难却,只得奉命而作。

收集在本书中的,共有18篇文章,分别描写了温州18个望族家庭的历史和现状,均在《温州瞭望》杂志上刊登过,作者为金丹霞和施菲菲等人。金丹霞和施菲菲两人我都很熟悉,且和我一起工作过,是情谊颇深的文友。金丹霞现为温州日报专副刊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中文系高材生,浙江大学传播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温州新闻界的知名才女,写过众多有影响的报告文学。她的文字,有女性之美,又透阳刚之气,清新,隽永,大气,耐看。施菲菲原为温州二中语文高级教师,从教几十年,退休后到《温州瞭望》杂志兼职,亦是一位文章高手,写过大量的作品。她年近六十,仍孜孜不倦地笔耕,让人钦佩不已。她的文字,朴实,浑厚,严密,有成熟之美,又有时代气息。《温州瞭望》杂志自创刊之时起,就确定了“品牌兴刊”的方略,推出了“温州望族”等一批有特色的栏目,特邀金丹霞、施菲菲等人为专栏作者。她们两人欣然命笔,担起了开拓的重任。参与这个栏目写作的,还有陈佳佳、包璇漪、南航等人。他们不写则已,写就写好,篇篇文章有特色,篇篇都是成功之作,受到了报道对象和广大读者的普遍好评。这从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文脉书生”、“磊落奇才”、“冰雪平生”、“青山青史”、“竹孝松贞”、“比户书声”、“‘九牧’新风”等等,无一不是精心之作,无一不是引人入胜。

《温州望族》一书里的第一篇文章,也是《温州瞭望》杂志“温州望族”专栏的开篇文章,为金丹霞女士所写,题目叫做《文脉书生》,全文一万多字,写的是温州百里坊望族马氏迄今十几代三百年的历史。这个马家,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文化家族。马家不以追求权势、财富为目的,而以学术砥砺、精神创获为职志,以才学贡献于社会,从历史上到今天,经过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直至改革开放之后,三百年来杰出的学者辈出,文化传承不绝如缕。历史上有“望”,如今同样有“望”,甚至更加有“望”。金丹霞接受开栏首篇之作的任务后,曾找我商量应写哪一家为好,商量来商



量去,最后确定为百里坊马家。这是温州公认的一个名士之族,一个望族之家,作为开栏之作,不仅能完全承担得起,而且没有任何异议。金丹霞精心准备,精心采访,精心写作,把这一开栏之作,把这报道温州望族的第一声,写得非常成功,可以说带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编辑在“开栏的话”里写道——

从本期开始,本刊开辟“温州望族”专栏。

如水绵绵,有一种力量会坚韧地穿透时空。当它沉淀、凝固为一座“大屋”的基石时,遂有了“望族”。

他们为世人仰视,却绝少有人触及他们的“气脉”。

“温州望族”专栏着意走进历史、联接今天,近视温州望族的绵延,启迪更多的人燃烧着、思索着前行。

欢迎自荐、荐人。若论标准,士农工商不论,但需三代事业有成,众所公认。

这就开创了一个历史,一个媒体望族报道和望族研究的历史。这通开栏的话和这篇开栏之作,也就成了一个历史的开端,一个历史的见证。因此,《温州瞭望》杂志金丹霞、施菲菲等人的贡献,是带历史性的,不可低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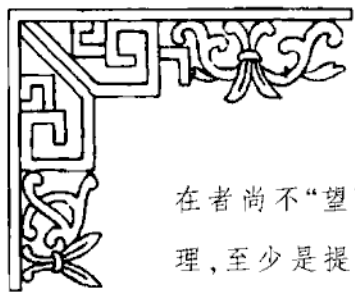
因为历史的原因,也因为人文的原因,望族文章的采访难度都比较大。有时为了求证一个细节,就不得不多方采访,多方查找。不仅仅是找人找资料,而且要到实地去查看。作者不辞辛劳,不惜时间,到处奔波。采访难度最大的,当推施菲菲女士所写的《“九牧”新风》,写的是出自温州茶山镇的林训明家族。林训明先生现年85岁,他的父亲林立夫是当时的社会名流,他自己1951年只身从香港漂洋到巴西创业,成为巴西有名的黄豆大王和石化巨子,儿子也个个事业有成。现林氏家族在温州只有一个堂兄弟,家族成员几乎都在国外,有的远在巴西,远在美国,采访难度极大。这是一个经济望族,从确定选题到交稿,前后达三个月之久。幸而林训明先生其时从巴西到上海探亲,作者抓住这个机会,曾两到上海采访林训明先生。为了全面了解林家的情况,施菲菲还采访了林训明先生的多位堂弟堂妹,并通过网络和电话,几次采访了林家在美国和巴西的后人。对方传过来的资料,有的是英文,还得请人翻译。对一些不清楚的,还得经过几个来回。而到茶山镇林氏祠堂采访时,接待者原先并不配合,不愿提供任何资料。这又在客观上增添了不小的难度。施菲菲为写这篇文章,可以说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真个是做到了呕心沥血。

《温州望族》一书的文章,可信可亲可读。选题好,题目好,内容好,文采好。我

曾和作者一起,对栏目的选题进行过多次讨论;也曾陪同作者,采访过若干望族家庭。对作者深入细致的采访作风,我有特别深刻的感受。可以说,作者所做的,不仅仅是采访,而且还有挖掘,有整理,有订正,事事有根据,字字有来历,甚为不易,难能可贵。作者所搜集到的资料,有的甚至连其家族中人也尚不清楚。而作者对望族文章的写作,更是精心构思,精益求精,娓娓道来,有人有事,有大场面,有小细节,图文并茂,生动活泼,写出了特色,写出了风采。虽然文章都比较长,但可读性强,让人一看就想读,读了还想读。虽不能说百看不厌,也是多看不厌。

“温州望族”的栏目,得到了所报道的望族家庭的大力支持。不仅热情地配合采访,而且提供了大量弥足珍贵的照片。这些照片,除少数是新拍的外,大量的都是家藏珍品,有的甚至有八九十年的历史。文章在发表前,还都得到当事人的认真审阅修改。这让作者和编辑非常感动,也深表感谢。同时,不少读者也热情地关注着这个栏目,有主动推荐的,有提供信息的。没有他们的热忱支持,就不可能有“温州望族”专栏的开辟,也不可能有《温州望族》一书的出版。

对“温州望族”这个栏目,《温州瞭望》杂志一直是精心策划,精益求精。作为杂志的创办者,黄德康和李宝锁先生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作为先后的责任编辑,刘旭道先生和方韶毅先生,为其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只要看一看这个专栏的版面,就可以知道是如何的大气,如何的深厚,如何的活泼。它的定位是打造一个名牌栏目,从内容到版面,都按照这个定位去努力。对入选的家族,谨慎又谨慎,比较又比较,好中挑好,优中选优。它所写的是一个家族,而不是一个宗族;是抢救历史,又是反映现实;既是写家庭史,又是写社会史。对入选的家族,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必须是直系三代以上,至少是直系三代人都有“望”——有极为出色的成就,而且至少有一代人健在。也就是说,报道所着眼的是现实生活中的望族,而不是历史上的望族;是一个有血统传承的家族,而不是一个大姓族,也不是一个大宗族。道理很简单,报道现实的望族比报道历史上的望族更有意义,望族只能是一个家庭之望族,不应是一姓之望族,也不应是一宗之望族。自然,这个直系三代,可以是祖孙三代,也可以是外祖孙三代。如果没有三代之“望”,或者有三代之“望”但尚健在者不“望”,均不予入选。而对其“望”,也有明确的含义——从事实业的,应是该年代温州颇有名声的,并为社会所公认的;从事学术的,应是该学科中有相当影响的,是学科的带头人;从事政治的,至少应是地市级以上的官员。符合这个条件的,就作为入选对象;不符合这个条件的,就不予入选。有的家族,尽管祖辈很“望”,但因为健



在者尚不“望”，只得忍痛割爱。虽然这个入选标准不一定准确，但还是有一定的道理，至少是提出了一个标准。当然，各个地方的情况不同，对望族的标准自然也可以不同。全国性的望族与地方性的望族，标准也自然不同，不能用一个模式去套。但望族应是一家之望族，应该是一个共识。

温州有望族，并开展了对望族的报道。其他地方也有望族，是否也应开展对望族的报道呢？我想回答应是肯定的。本书的出版，对推动温州望族的报道，对推动其他地方望族的报道，对推动中国望族的报道，必将产生开拓性的影响。据了解，目前国内，媒体上似乎还没有第二个专门报道现实望族的专栏，也没有一个研究现实和历史望族的机构。可以说，《温州望族》一书，作为望族史上一部带标志性的著作，对望族研究必将起到极为积极的作用。我以为，应借此书的出版，积极开展对中国望族的研究，对中国望族学的研究，尽快建立中国望族学的框架，尽快建立中国望族学研究的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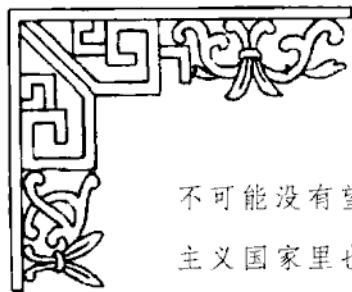
望族，《辞海》的解释是：有声望的世家大族。晋书石季龙载记上说：“雍秦二州望族，自东徙已来，遂在戎役之例。”宋秦观《王俭论》：“自晋以阀阅用人，王谢二氏，最为望族；江左以来，公卿将相出其门者十七八。”“阀阅”一词，可作功绩和经历讲，也可作世家门第讲。这里所讲的“王谢二氏”，指的是东晋时的王导和谢安两大家族。王导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历事三朝，出将入相，官至太傅；谢安是东晋大败苻坚的大功臣，一心辅晋，官拜太保，卒赠太傅。王导和他的几个儿子、孙子，谢安和他的儿子、孙子，以及他们的兄弟，都是当时的公卿将相。后人把“王谢”并称，作为有声望的世家大族的代称。最早的望族之说，就来自晋书和秦观的这篇《王俭论》。尽管史书上有望族之说，中国也出了不少望族，但因众所周知的原因，人们已经很久不讲望族了，甚至有点耻与望族为伍了。在我的记忆里，大概是70年代吧，香港曾出了一本名为《望族》的小说。除此之外，有关望族给我留下印象的，就几乎没有了。改革开放以后，极左思潮受到了彻底的批判，望族也终于可以重新再讲了，有的出版社也出了相关的书籍，这是历史的一个进步，是盛世的一大幸事。但那些书籍，均是以历史上的名门望族为主，均是写一个历史大姓的，并不是集中写一个家族的。专门写一个家族的，反映一个现实望族的，似乎还没有看到。在媒体上，也似乎还没有看到对望族的公开和系列报道。《温州瞭望》杂志率先开辟“温州望族”专栏，公开报道和宣传望族，可以说是温州人的又一个创造吧。

根据《辞海》的解释，望族至少应该有这样几条：大族，世家，有声望。不是大族

不可,不是世家不可,没有声望不可。而这个“声望”,应该是对社会发展起一定推动作用的声望,可以在历史上留下一笔财富的声望。普通的家族当然不是望族,显赫的皇族也不能归入望族,这个应该是清楚的。而所谓“世家”,本义是指封建社会中门第高、世代做大官的人家,如今不是封建社会了,自然不能做如此解释了,但可以引申为社会上有一定地位、人才辈出的人家。同时,望族也不是贵族,这个也应该是明确的。特别是西欧国家的一些贵族,不能等同于我们所说的望族——因为贵族作为一个阶层,是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或者现代君主制国家里享有特权的统治阶级上层,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没有,在非君主制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没有。望族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而不只是封建社会的专利,可以跨越历史的时空,跨越时代的阶梯。古代有望族,现代也有望族;东方有望族,西方也有望族。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富裕,望族将会越来越多。

自然,今天的望族,不同于历史上的望族,它是对历史上望族的继承,也是对历史上望族的发展。两者有共通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点。割断历史,看不到共通的地方,是不对的;不讲发展,看不到各自的特点,同样是不对的。我想,今天的望族,比历史上的望族,有一个质的飞跃,也有一个量的提升。这个质,就是望族的社会标准和社会作用;这个量,就是望族的绝对数量。作为社会上一个特别的阶层,数量会更多,作用会更大,影响也更大。一个家庭能够发展成为一个望族,那是很不容易的,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到的,也不是一代人可以实现的。评判的标准,或者选择的标准,可不可作如是概括:一、应是一个世家。作为一个望族,不应只是一代,也不能只是两代,至少应有三代人以上。只有一代,不能构成望族,不能称为望族。如果只有两代,一般也不能称为望族。这个,恐怕应该成为一个共识。二、应有成功事业。这个事业,或者是经济上的,或者是文化上的,或者是政治上的,总要有相当的成就。不只是一代人有成就,而是几代人都有杰出的成就。三、应有相当名望。这个名望,不是自封的,而是社会公认的。富裕之家,富贵之家,如果没有社会影响,没有社会名望,就不能说就是望族。四、应有广泛影响。或者是在整个社会上的影响,或者是在专业领域内的影响,这是必需的。如果没有影响,那么也就无望可说,谈不上什么望族不望族的。

对望族的作用,历来有不同的说法。这也是正常的。时代不同,望族不同,作用肯定不同。即使是同一个望族,也可能有不同的作用。如果运用科学发展观,按照历史唯物论,那么对望族的历史作用,就会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一个社会



不可能没有望族,一个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望族。这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如此,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也如此。在不同的社会,在不同的时代,望族的作用是各不相同的。在今天,在中国,望族可以说是先进生产力的一个代表,是先进文化的一个代表。至少,能推进生产力的发展,能推进先进文化的创造。对此,应该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温州望族》一书中的望族,每一家都在温州的昨天和今天,起了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的作用的。其他望族的作用,也应是同样的。

我们不仅要报道望族,而且要研究望族,要尽快建立富有中国特色的望族学。所谓望族学,就是一门研究望族的人文科学,包括望族的产生、演变、发展等诸方面。目前在我国,望族的研究还是一个空白,要抓紧填补上这个空白才是。这就要尽快启动和大力加强望族的研究工作。中国,应有一部望族史,应有一部望族学,应有一部望族图。

望族,可以分为政治望族、经济望族、文化望族等。《辞海》所说的“王谢二氏”,是典型的政治望族。在中国的历史上,政治望族应该是不不少的。而史书所讲的望族,主要也是政治望族。历史的车轮到了21世纪,望族也应该从政治走进经济,走进文化,在注重政治望族的同时,更多地关注经济望族,关注文化望族。温州作为一个典型的商业城市,自然有更多的经济望族。全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自然也会出现更多的经济望族。而文化望族,也正在一步步向我们走来,值得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在当今社会,政治望族、经济望族、文化望族互相交叉的现象,也肯定是存在的,而且是不不少的。

望族学,应该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而且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分支。它不同于对姓氏的研究,也不同于对宗族的研究,而只是着重于对世家的研究,或者说对一个家庭几代人的研究。它所研究的,是一个世家几代人成“望”的过程、原因和影响,报道望族,研究望族,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现在还没有人对望族开展研究,这不能不说是社会学的一个缺陷和不足。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尽快弥补这个不足,不让缺陷长期继续下去。

望族的研究,可以分为历史望族和现代望族。中国历史上的望族不少,多的是政治望族,而少经济望族,也少文化望族。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望族该是谁呢?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判断,这也应该是允许的。我的看法是,当推孔子之族。不仅绵延了七十七代,而且出了数不尽的人物。从春秋战国到今天,不能说每一代都出名人,但出的名人实在是不少,今天也还有一个孔繁森。如果说孔子是过去皇

封的“圣人”，那么孔繁森就是当今百姓的“圣人”。现代望族，自然是更多，色彩也更丰富，也更值得我们研究。

研究望族，可以分为全国性望族和地方性望族。望族尽管都“望”，但“望”的程度肯定是不一样的，有全国性望族和地方性望族之分。全国性的望族，比之于地方性的望族，声望和影响自然都不一样，不仅要有全国性的声望，也要有全国性的影响，而且是社会各界所公认的。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内地全国性的望族，尽管数量有限，也不能说没有。诸如荣毅仁家族，就是一个有全国性影响的望族，一个对中国历史和改革开放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望族。

而地方性的望族，应该说是不少的。《温州瞭望》杂志所报道的，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既然温州有那么多望族，其他地方也肯定有不少，只是要有人去发现去挖掘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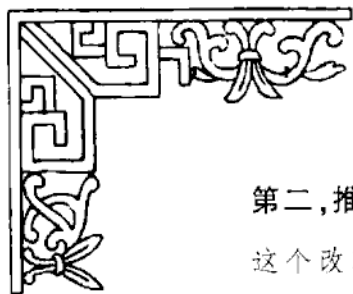
望族的研究，还可以分为中国望族和外国望族。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望族。作为望族，自然有共同的演变规律可寻，但不同国家的望族均有各自的特色，中国的望族有自己的特色，外国的望族也有其特色，历史的进程也不完全一样。譬如外国的望族，历史往往比较悠久，并往往与贵族相联系。作为研究的起步，自然是着眼于中国望族为好。

望族的研究，可以分为望族理论和望族状况。望族理论的研究，最重要的是要拿出一部望族学。望族学的基本框架，应包括望族的基本情况、基本理论、基本作用、基本规律、基本趋势等等。

研究望族的现实意义，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肯定望族作用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对于望族，几十年以来可以说都没有研究过，更没有肯定过。这在生活中造成了一个空白。那么，这个空白要不要填补呢？对望族要不要肯定呢？如今的回答，应是没有一丝疑问的。如何填补呢？如何肯定呢？当然有多种形式。而公开加以报道，及时开展研究，就是其中一个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积极地进行报道，深入地开展研究，就能在社会舆论和社会氛围上，起到强烈的有效的肯定作用。可以说，一篇报道就是一次肯定，一篇文章就是一次肯定。把长期没有人予以肯定的望族加以肯定，把长期没有人予以宣传的望族加以宣传，这个肯定，不仅仅有理论上的意义，而且有政治上的意义，并且还有生活上的意义，能积极推动中产阶层的发展，推动更多望族之家的形成。



第二,推进改革深入

这个改革,就是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肯定望族,报道望族,宣传望族,在一定意义上说,其实也就是肯定和宣传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民营经济。而且不只是肯定一代,而是肯定几代。这比授予一个称号,评选出一个富翁,其意义和作用远大得多。因而对发展和提升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和提升民营经济,将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起到影响深远的作用。这就必然推进经济改革的深入,推进社会改革的深入。

第三,和谐社会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社会生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利益追求各不相同的阶层。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既有共同的利益关系,也有一定的利益冲突。如何和谐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是当前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紧要课题。富裕人家不一定就是望族,但望族肯定是相当富裕或比较富裕的家庭,而且不只是一代富裕,而是几代都比较富裕。当前社会中的一种仇富心理,就是社会关系中一种不和谐的声音,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通过对望族的报道和宣传,公开地、广泛地肯定望族的历史作用,就有助于消除仇富心理,和谐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这个和谐作用,不仅是潜移默化的、和风细雨的,而且是任何别的力量所不及的,难以做到的。

第四,抢救一部历史

这部历史,就是近几十年来的望族史。这部历史不仅已经中断了几十年,而且为数不少的当事人年届高龄。七八十岁者有之,八九十岁者有之,近百岁者亦有之,如不赶快采访报道,从年高望重者口中抢救资料,那么许许多多的望族活资料就会被带走了,一部望族史就会有发生断裂的危险。开展对望族的报道和研究,就能及时把众多的望族活资料抢救到手,防止一部历史的中断。这个意义,这个价值,将是难以估量的。

报道和研究望族,也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寻找一个发展规律

这个规律,就是望族的发展规律。望族到底是怎么产生和发展的,有哪些值得探讨的规律性的东西,现在可以说都还是一张白纸,急需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发现。这是一个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尽管难度不小,但只要坚持不懈,就能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寻找和发现望族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只要掌握了规律性的东西,望族的发展就会进入一个新阶段。

届时,温州应多出一些望族,中国也应多出一些望族。

二、解决一个历史课题

这个课题,就是君子的传承问题。君子的传承问题,在历史上从来都是一个大问题,曾有好几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有一种说法是,“富不过三代”。这些不同的说法,反映的是共同的一个问题:君子难以长久传承。这到底是一个规律,还是一种宿命,我说不上来,但我认为,这对社会学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开展望族学的研究,就是一个好办法。通过望族学的深入研究,我想,总归是可以找到君子的长久传承之路的。那样,中国的望族,就不只是几代人了,而是十几代几十代了。这于国于民于望族本身,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社会发展到今天,所谓“富不过三代”的说法,是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也能够结束的时候了。如果望族都能像温州的马家那样,传承几百年而不绝,代代都有名士,那该多好啊!

三、倡导一个社会道德

这个道德,就是家庭的荣辱观念。一个家庭,如同一个人一样,也应讲一个先进的荣辱观,一个科学的荣辱观,而不能讲落后的荣辱观、非科学的荣辱观。这就不能只求洁身自好,不能只讲个人富裕,而是要讲社会贡献,讲社会影响,讲社会声望。这在当前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演变的过程中,在社会价值观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尤其有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当前,家庭道德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家庭荣辱观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如何有效地倡导先进的科学的家庭荣辱观,值得人们认真的思考。报道望族,研究望族,宣传望族的社会责任和社会贡献,就是对先进的家庭荣辱观的一个有力提倡,就能实实在在地推进先进的家庭荣辱观的建立。坚持几年,必有大效。

报道望族,是传媒的责任;研究望族,则要有专门的机构和专门的载体。作为一个学者,建议政府应该成立望族研究所,组织力量开展对望族的研究。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投入一定的资金和力量是值得的。温州,应带头拿出自己的望族史;温州,应及早拿出自己的望族学。

愿温州的望族报道和研究工作,与时俱进!愿《温州望族》一书的出版,能积极推动温州望族和中国望族的研究工作!

(本书所用图片,大多由所写家族亲朋好友提供,特此致谢!)

目 录

序	胡方松(1)
文脉书生	金丹霞(1)
磊落奇才	金丹霞(23)
冰雪平生	金丹霞(36)
青山青史	金丹霞(52)
光影人家	金丹霞(71)
世纪风雨	金丹霞(85)
谢池春深	金丹霞(101)
书香门第	施菲菲(115)
清风徐来	施菲菲(129)
比户书声	施菲菲(140)
“九牧”新风	施菲菲(154)
汪宅春秋	施菲菲(170)
钟灵毓秀	施菲菲(182)
余氏风采	施菲菲(194)
簪缨世家	施菲菲 富晓春(205)
香火南宅	南 航(221)
兰桂胜芳	包璇漪(235)
竹孝松贞	陈佳佳(245)
望族后记	施菲菲(254)

文脉书生

金丹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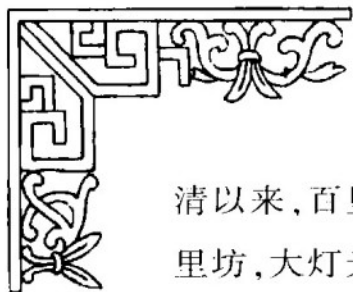


1915年,马祝眉全家福:后排左起五子马素达、三子马味仲、次子马公愚、长子马孟容、女马智惜、四子马颂平;前排左起次媳黄氏、夫人周氏、马祝眉、长媳沈氏

百里坊口有一棵大榕树。

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有多大年纪,只知道它就这么一直守护着这方水土。老枝干上的气根纷纷下垂,细者悬空飘曳,粗者落地生根。纵横的枝丫诉说着一轮轮对生命的感悟。

百里坊是温州城区的一条老街坊,以名胜“百里芳”而得名。温州旧城河渠纵横,四通八达,最长河道直至平阳县界达一百余里。河中盛植荷花,清姿媚影,百里飘香,人称“百里芳”。《瓯江竹枝词》有云:百里风荷百里芳,拗莲作寸爱丝长。送郎直到平阳畴,羞对花光卸晚妆。明



清以来,百里坊为手工业集聚之地,尤以制作灯笼最为著名,俗话说“百里坊,大灯光”。后来经过一次次的改建和扩展,河填了,桥拆了,百里坊早已不是昔日模样。

只有,老榕树还静默着,站立成一道风景和一个标志。数百年栉风沐雨,愈加苍健,根深叶茂,冠盖如云——一如百里坊的马家。

上了年纪的温州人多半都知道百里坊曾经有一家“马银潢眼药店”。眼药店坐南朝北,店门口立着一只两米多高的灰白葫芦标记。人们传说,马家最初就是靠那只葫芦发达起来的。

近代温州每年农历二月初到三月初,民间都要举行驱邪祈福保平安的大型民俗活动“拦街福”,各街巷分段设醮禳灾,祈天降福。“春许冬还愿若何,家家齐唱太平歌,拦街不用多祈福,但得平安福已多。”那时,骑街搭起花门竹,结上红彩,街头竖起一对高灯,一对头牌,头牌上刻着大字,一边是“春祈良愿”,一边是“闾里安宁”。街尾搭起高台,上供福礼,并陈列糕点,以祭神祇。全街店铺居户,在门口摆设许多祭桌,放置鸡鸭鹅和其他山珍海味,作为祀品。

老辈人至今仍津津乐道:二月十五轮到百里坊时,街上各家商铺张灯结彩,演奏戏曲,热闹非凡。与众不同的是马银潢眼药店,灯火辉煌的



马寿洛(1869—1962),字祝眉。马兰笙次子。精隶书,擅奏古琴



马毅(1892—1932),字孟容。马祝眉长子,近代著名书画家



马辅(1897—1996),字味仲。马祝眉三子,从事应用化学专业。退休后,专研甲骨文,著作等身

店堂里摆设花卉,张挂字画,尤其是马兰笙老先生的那四巨幅龙虎图,栩栩如生,一时间赶来观赏的人络绎不绝。

此时的马家来温州落户生根已是第九代,在本地颇具声名。随着这支家族的崛起,一个神秘传说也在坊间悄悄流传……

神秘传说

他远远地站着。

他的目中是恨,是怅,是涩。心中一股尖锐的冰水急涌而来,顶住了眼眶。雪白的坐骑不耐烦,在石板上敲出哒哒的声音,急想飞奔而去。它满眼的迷惑,为什么不走?

孝陵前有一条南行的要道通往浙江。他只能往浙江走。东面是海,西面已经沦陷,从北面压来的清军势如破竹……

他的包中有一尊木主,一个香炉,一只葫芦。那尊木主上满是新刮的刀痕,看不出一点字迹。葫芦中是眼药和一张眼药配方。这让他每日红肿的双眼始终保持着凌厉的光芒。

他是一个人坐着舴艋舟来的。

马家第十三代孙、年轻的马伊想象着三百年前的那一幕,她脑海中一遍遍勾画着始祖逃生的路线——交通闭塞、依山傍水的永嘉郡从此来了一个异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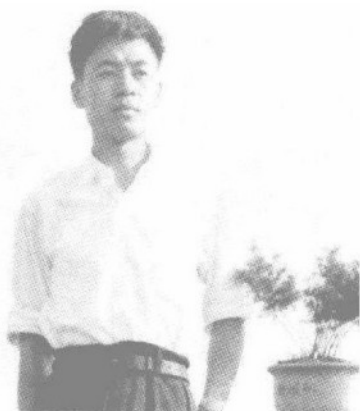
这是马家祖祖辈辈口耳相传的一个故事。

说的是明末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后,宫内的皇子皇孙纷纷逃难保命。为了作为日后重聚的凭证,便将宫中的玉制象棋棋子,分发各系皇亲。分到了一只“马”的年轻人后来便改姓“马”,起名“银潢”。后人猜测,这“银潢”二字莫不是“隐于市井的天潢”之意?古时皇室即被称为“天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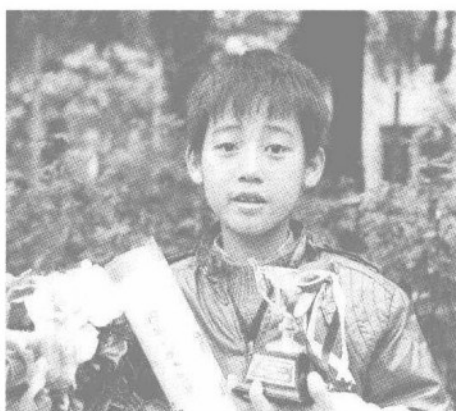
马银潢孤身一人离京逃难,自北至南,辗转来到温州。他随身带的祖庙木主,也就是祖宗牌位,上面本该刻有的“先考”“先妣”字样都



青年马公愚



青年马亦钊



少年马天戈

被刮去；而那只瓷葫芦里装的眼药乃按宫中秘方所制。马银潢为了谋生，设摊卖药，也给人治眼疾。眼药很神，名声甚至传到了南洋。生意日益兴隆，后来就在百里坊开了一家“马银潢眼药店”，那只葫芦也就成了眼药店的标志。

据说马银潢北方口音，不会说温州话。而且他不苟言笑，神情严肃，连自己的祖宗、父母、兄弟、亲属等有关情况，也从不提起。直到他临终时，才拿出那块木主，悄悄地将身世告诉了自己的儿子永乐和永祚。

百里坊马家三百多年无族谱，无宗祠，与别地马姓人家，也无渊源关系。马家第十代孙、马兰笙之子马寿洛自邮局退休后，花费近三十年时间，经过查考，陆续编成一套家谱。四大册的家谱掂在手里已颇有分量，其中三册为历代祖宗事迹著作，一册为世系图，都是马寿洛亲笔工楷誊写。可惜这套珍贵的家谱，未及制成副本，便在十年浩劫中遭查抄被毁。

马家第十一代孙、年逾九旬的马骅老先生也未曾亲见那传说中的香炉和木主，留在他儿时记忆中的只是——每年清明他随父辈乘船去上坟，五个长须飘飘的长辈一遍遍谈起家族旧事，在少年似懂非懂的眼神间，三百多年的时光就这么吱呀一声随风飘散，顺流而去……